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醒言、引首

醒言 天地一夢境也，古今一戲局也，生人一幻泡也。榮枯得喪，生死吉凶，一影現也。慘為淒風愁雨，舒為景星慶云。泰則小往大來，亢則陰疑陽戰。遍恒河沙界，歷千百億劫。其間昏昏濁濁，如癡如醉，總為造化小兒所播弄。

農夫野老，樵牧豎，山林長，無亢天之權。飽眠饑飯，問月尋花。忽然長嘯數聲，忽然痛哭一頓。任它匠心笑啼，盡自受用。此夢中恬適世界也。想無顛倒，神無馳逐，魂魄自有安頓去處。成仙作佛，證菩薩道，定在此等輩中，斷不受輪回餓鬼諸惡趣。有一人焉，欲以螻蛄而撼鐵柱，欲以燕雀而學鵬飛，遂致殺氣彌天，忠魂塗地，九原之鬼夜哭，六月之霜晝飛。漫漫蕩蕩宇宙，結成淒淒慘慘長夜不旦之乾坤。人鉗舌，路重足，小兒止啼。五六年來，恍入幽冥道中，使人生幾不知有何生趣。此又夢中驚怖世界也。

天心仁愛，明聖當陽，群險露消，英雄雷奮。不啻天半霹靂，震起人睡夢，搔首碧翁，豈真無意斯人哉！生百魏忠賢，以亂一時忠佞之局；正生一魏忠賢，以定千秋忠佞之案。煙銷燄滅，骨解肉飛。一轉瞬間，歷盡榮華寂寞、生殺煩惱，出爾反爾諸業報。嗟嗟！忠賢不足惜，彼似忠賢者，可復從夢中說夢哉！

長安道人知忠賢顛末，詳志其可羞、可鄙、可畏、可恨、可痛、可憐情事，演作陰陽二夢，並摹其圖像以發諸丑，使見者聞者人人惕勵其良心。則是刻不止為忠賢點化，實野史之醒語也。今而後華胥子可遽然高枕矣。

戊辰六月硯山樵元九題於獨醒軒

引首

金烏西會月生東，百歲光陰苦樂中。

碌碌不知身在夢，到來萬事轉頭空。

話說人生在世間，是一場大夢。自那王侯將相，以至士民吏役，都是夢中的人，山河大地，苑囿樓臺，都是夢中的景，貴賤升沉，窮通壽夭，這是夢中的遭際；忽聚忽散，或哭或笑，這是夢中的變態。

古時有個軒轅黃帝，當晝而寢，夢游華胥國。華胥國的人，無貴無賤，無諂無謗，一味渾厚平等溫良。黃帝醒來，欣然自得，天下大治，就如那華胥國一般。這叫做華胥夢。

又有個楚襄王，同了個宋玉大夫游巫山，日中在高唐隱几而臥，夢見一個絕色的美婦人，丰姿豔麗，態度娉婷，環佩珊珊而親。楚王問道：「卿是何人？」那美人答道：「妾是座山神女。朝為行雲，暮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今日大王遊幸到此，妾特來奉侍枕席。」楚王大喜，就而幸之，醒來心恬意適。教宋大夫作賦，紀述其事。這叫做高唐夢。

又有個淳於棼炊酒於槐樹下，大醉，回去睡在榻上，夢見兩個青衣使者上前道：「我奉槐安國王命，特邀明公。」即指那古槐，引進穴中，見大槐安國王道：「南柯郡亂政，屈卿為太守。」□日夢醒，追尋看那槐樹，只見槐樹下有一穴，明亮可容一榻。有兩個大螻蛄，就是兩個國王了。又有一穴，直穿在南邊一株上，就是南柯郡，這叫做南柯夢。

又六朗南宋有個謝惠連，□歲就會作詩作文。其兄謝靈運，但是有著作，對了惠連，便是佳句。一日靈運在永嘉西堂，思索一首詩，不能成就，忽夢見惠連，便得「池塘生春草」之句。這叫做西堂夢。

又唐時有個盧生，在邯鄲市上與呂翁同寓，侯主人煮黃梁飯。這盧生對呂翁說自己一生的困苦，那呂翁便去囊中取出一個枕頭，遞與盧生說道：「你試睡這枕，必然榮耀，萬事如願。」盧生就睡，但見身子進枕中，不多時，登科及第，出人將相，五□年榮華無比。忽然打個欠伸，醒來呂翁在旁邊坐著，黃梁尚未熟。這叫做黃梁夢，又叫做邯鄲夢。

又有李白之母，夢見天上長庚星墜在他懷裡，便生出李太白大才子來，這叫做長庚夢。

春秋時，秦繆公夢到上帝之所，看奏《鈞天廣樂》，上帝賜之神策。秦國自此便昌大起宗，這叫做鈞天夢。

戰國時鄭人採樵野外，遇見一隻麋鹿爭跑來，那樵夫即忙拿石打死這鹿。恐怕人瞧見，便藏在溝壑裡，用芭蕉葉遮蓋著。過了一會，就忘了藏鹿的所在，便疑做是夢裡，隨路行來，自言自語說這事。旁邊有人聽得了，便去尋取了這鹿，回家來告訴人道：「樵夫說夢中亡了鹿，不知所在，我去跟尋得了鹿，這樵夫還在夢裡哩。」這叫做蕉鹿夢。

是時有個莊周，則做莊子，夢中見蝴蝶栩栩飛來，不知是莊周夢蝴蝶，蝴蝶夢莊周，這叫做蝴蝶夢。

以上都是夢中說夢，只因那情想上來的。我如今說一個真大夢。什麼真大夢？是時新的陰陽二夢。千夢萬夢，總是一夢，何分陰陽二夢？看官們，待小子先把這陽夢細細地道來。